



苏联农业百科全书选译

集体农庄建设

財政經濟出版社

蘇聯農業百科全書選譯

集 體 農 庄 建 設

卡拉瓦也夫著

黃 潔 譯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6年·北京

集 体 農 庄 建 設

*

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總布胡同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90号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总經售

*

787×1092 1/32·2 印張·42,000 字

1956 年 9 月第 1 版

1956 年 9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500 定價: (7) 0.19 元

統一書号: 17005.7 56.8. 京型

集体農庄建設

馬克思列寧主義創始人論小農經濟的社会主义改造
苏联集体農庄制度的歷史性勝利，極其鮮明地証實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关于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和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農業的發展道路，以及关于小農經濟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与方法这一理論的正确性。

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小農所处的困苦和絕望的境地完全証實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这一預言：

“……小農，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產方式的殘余一样，在不可抑止地走向滅亡。他是未來的無產者。”（“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25頁。）

資本主义生產方式的矛盾使農民备受压榨，使千百万昨天还是“独立”的小農变成赤貧并淪为資本的奴隸。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認為：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并把小農經濟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大生產，才能拯救小農免受貧困和破產。

“只有打倒資本家，農民才能翻身。只有反对資本主义的工人政府，才会消除小農在經濟上的貧窮和社会地位越來越低的現象。”（“馬恩全集”第8卷，第76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应当給小生產者以支援，但这种支援不是采取巩固他們私有制的形式，而是幫助他們过渡到合作的經營形式。馬克思主義創始

人預見到在解决这一任务时必定会遇到許多困难，因而向無產階級提出一个要求：只有通过示范的力量，而絕不是采取强迫的办法，才能把小農經濟轉向社会大生產的軌道。

恩格斯寫道：

“……我們預見到小農不可避免的滅亡，但我們決不應該以自己的干涉去加速这种滅亡。……同样顯而易見，当我们掌握國家政权的时候，我們根本不能設想我們會像我們不得不对大土地所有者采取办法那样，去用強力剝奪小農（不論有無报偿，都是一样）。我們对于小農的任务，首先是要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变为協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但不是使用強力手段，而是依靠示范和为这个目的提供社会帮助的办法。当然，到那时候，我們將有充分的資料給小農証明他們現在本來就應該明了的那些好处。”（“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34頁。）

馬克思主义創始人的这些論点，在列寧的合作化計劃和斯大林同志的集体化理論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列寧斯大林关于小農經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學說，后来在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下，在苏联光輝地实现了。

在列寧的合作化計劃中，極其詳盡地探討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有可能对農業進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問題，指出了这种改造在無產階級解决其歷史任务中的決定意义。列寧寫道：“社会主义就是消滅階級。”無產階級專政，則是消滅階級的一个決定性的条件，同时也是一条唯一的道路。但是，“为了消滅階級……就要消滅工農間的区别，把全体的人都变成工作者。”（“列寧文选”兩卷集第二卷，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40頁。）列寧指出：对農民的这个任务，只有“把全部社会經濟加以組織上的改造，从个体的、单独的小

商品經濟过渡到公共的大經濟，才能解决。”（“列寧文选”兩卷集第二卷，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40頁。）如果不解决这一任务，那末就不能消滅資本主义，因为“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义和資產階級的。”（“列寧文选”兩卷集第二卷，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92頁。）

把小農生產徹底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生產的这一任务，既然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条件下才能解决，那末，列寧关于合作化計劃的中心問題，当然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本身的問題，就是如何全力巩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了（参閱列寧：合作化計劃）。列寧教導說，在我國确立無產階級專政并准备必要条件对農業中的小農生產進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有在無產階級和基本農民群众之間确立了正确关系、即在他們之間确立了牢固联盟的关系并保証工人階級在該联盟中的領導作用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根据列寧的提議宣布了对中農这一唯一正确的方針，党坚持不渝地貫徹了这一方針。

实现農業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决定性条件，就是恢复國內現有的工業并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工業。这种工業，正如列寧所說的，它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礎，是無產階級的經濟基礎。这种恢复工作和進一步發展社会主义大工業的工作，在第一階段上只有在恢复了受战争和动乱破坏的貧、中農經濟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保証，因为貧、中農經濟是实行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原料和糧食基地。而这一点也正是巩固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群众联盟的一个極重要条件。这个任务并且成为党在1921年根据列寧提議所宣布的新經濟政策的基礎。党同时还按照列寧的指示与農村中的資本

主义分子、与资本主义分子对广大农民群众影响的增長趋势進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一斗争不僅通过争取中農和加强貧農陣地等办法，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反对富農、反对商品生产条件下、特别是新經濟政策初期農村资本主义因素不可避免的增長趋势的措施。列寧拟定了与富農斗争的几个主要阶段，即在第一阶段上限制富農分子的剝削并逐漸从經濟上加以排挤，然后随着社会主义大工業的巩固并在農業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形式也取得勝利的条件下最后剝夺富農。

列寧这一政策保证了整个國民經濟的高漲，保证了社会主义工業的恢复和發展。至于把小農經濟引上社会主义大生产軌道上去的根本任务，列寧在这方面所提出的坚决要求，就是使農民合作化和在農村中建立新的物質技術基礎——采用机器技術并实行農業生产的电气化。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合作社不可避免地要变成资本主义企業，而且是“资本主义的集体机构”。列寧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条件下的合作社是農民由小的、落后的个体經濟向集体的社会主义大生产过渡的最近便和最容易接受的道路。列寧在其英明地制訂出來的合作化計劃中，極其尖銳地提出了大力支援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的問題，必須保证最廣大的農民群众踴躍参加合作社，以便从而真正創造出進一步过渡到集体主义的軌道、即过渡到合作化高級形式去的一切必要条件。

这一过渡必然是長期的。列寧曾經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这一点。早在1918年12月在第一次全俄土地部、貧農委员会和公社的代表大会上，列寧即已說過：

“由个体小農經濟向土地共耕制过渡的这种关系最深

刻的生活基礎的千百万人們生活中的偉大變革，只有通過長期的勞動才能實現，只有必然性迫使人們改變自己生活時才能實現。”（“列寧全集”第28卷第318頁。）

這一過渡只有在農村勞動者自己特別是中農意識到有此必要時才能實現。

列寧揭露了農民的兩面性：一方面是勞動者，一方面又是私有者。列寧教導說：“這種分別就是社會主義的全部實質所在。”（“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41頁。）農民勞動者和無產階級的利益是一致的。先進的無產階級應當支持、發揮和鞏固農民這一方面並從而把他們完全爭取到自己這方面來。列寧談到中農時說：“當然，中農是搖擺不定的，他們只有在看到可靠的、事實上能夠說明這種過渡是必要的例子時，才會同意向社會主義過渡。”（“列寧全集”第28卷第322頁。）

共產黨為實現列寧的合作化計劃而鬥爭 斯大林同志研究出了集體化的理論，這是黨在農村中團結貧中農、反對富農、組織和支持一切社會主義創舉方面所進行的巨大工作。這些工作加強了勞動農民對過渡到新的、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形式的必要性的認識。黨在列寧逝世後在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領導下所實現的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就是列寧的合作化計劃的光輝實現。

列寧逝世後，列寧的合作化計劃遭到了托洛茨基右派賣國賊反革命匪幫的瘋狂攻擊。這些反對列寧主義的萬惡的敵人、黨和蘇維埃人民的敵人，千方百計地企圖阻撓偉大的列寧關於在我國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思想的實現。他們瘋狂地反對黨所採取的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堅定方針，如果沒有這個堅定方針，蘇聯社會主義就

不可能取得勝利。

托洛茨基分子一开始就狂热地反对党的总路綫，反对列寧的合作化計劃的实行。他們以好像存在着“無法克服的冲突”、世界革命还没有勝利以及社会主义無產階級和社会主义農民之間有“矛盾”等等的理由，完全否定用我國工農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吸收基本農民群众参加農村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可能性。

資本主义的右派复辟者——布哈林分子开始还不敢公开反对党的路綫，但他們却偷偷地在販运着富農和平長入社会主义这一套反革命的“理論”，而且还提出了“發財吧”这一反动口号。这个与列寧論階級斗争、和联合中農以及对小農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学說絕不相容的富農口号，就成为右傾分子一切主張的中心“富農和平長入社会主义”这一反列寧主义的理論的一个組成部分。

敌人破坏苏联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一切企圖全部遭到破產，因为捍衛在我國建成社会主义这一列寧思想的是列寧事業的偉大繼承者斯大林同志。

党在偉大的斯大林的領導下坚决奉行了列寧所拟定的在我國勝利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并和農民一起实现着这个任务。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

“重要的是要和農民一起、必須和農民一起而且必須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來建設社会主义，因为工人階級的領導乃是建設能循着社会主义道路前進的基本保証。”（“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23—124頁。）

斯大林同志揭露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对派胡說什麼農民反对工人階級和農民按其地位來說是与社会主义

思想背道而馳的這一企圖的反革命性質。斯大林同志依據蘇維埃的實際情況，指出了在與蘇維埃政權的敵人、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的革命鬥爭過程中，我國工人階級不僅從貧農方面，而且也從中農方面找到了直接的支持，而不是反對。

斯大林同志指出：當接着提出吸引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問題的時候，情形也是一樣。為什麼？因為農民雖然按其地位來說是非社會主義性質的，但是“他們應當走上而且一定會走上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因為除了和無產階級結合，除了和社會主義工業結合，除了通過農民普遍合作化把農民經濟引上社會主義發展的總軌道以外，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足以使農民免於貧困和破產的道路。”（“斯大林全集”第8卷，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9頁。）

斯大林同志在揭露布哈林“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理論的反列寧主義的實質時說道：“布哈林的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是離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的……”（“斯大林全集”第12卷，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頁。）實際上什麼“和平長入”是根本不可能的。“歷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階級自動退出舞台的事情。歷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資產階級不試圖用盡全部殘余的力量來衛護自己的生存的事情。”（“斯大林全集”第12卷，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5頁。）

斯大林同志在與黨的敵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分子的鬥爭中，不僅保衛了列寧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里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學說的純潔性，不僅保衛了列寧的合作化計劃的純潔性，而且在其天才著作中還進一步發展了這一偉大學說，保證了這一學說的光輝實現。

斯大林同志依據列寧的合作化計劃，研究了農業集體

化的理論并加以實施。對農業集體化理論的研究及其實現，保證了蘇聯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這是斯大林同志的一個極偉大的功績。斯大林在這方面的新貢獻就是：

(一)從各方面闡明了農村中社會主義經濟的集體農莊形式問題；

(二)指出了現階段上集體農莊的基本和主要環節是農業勞動組合，因為農業勞動組合是農民最易了解的一種最正確的形式，它能把集體農民的個人利益與他們的公共利益配合起來，使集體農民的個人利益適應於公共利益；

(三)論證了從限制和排擠富農的政策過渡到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的需要；

(四)揭示了農業機器站的意義，說它是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農業并由社會主義國家幫助農業和農民的據點。（“斯大林傳略”，莫斯科1950年中文版第103—104頁。）

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勝利和在農村中開展集體農莊運動的方針——黨按照列寧、斯大林的指示所採取的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針一開始就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社會主義工業化以空前的速度發展着。可是分散、落后的小農生產占優勢的農業却落后於這個速度。雖然農業整個說來也超過了戰前水平，但它的主要部門——谷物業只占戰前水平的91%，而商品部分只占戰前進入市場的谷物的三分之一強。貧、中農經濟大多數還是半自給經濟，只能供應少量的商品產品。在這個基礎上國內糧食就產生了困難，而且這種困難因握有多余糧食的富農上層分子的拒售而日益加深。在谷物業所處的這種狀況下，蘇聯的紅軍和城市居民勢必陷於經常挨餓的境地。

斯大林同志極深刻地揭露了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

因。他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農業落后于國家工業的發展速度，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國農業技術过分落后和農村文化水平很低，另一方面特别是由于我國分散的農業生產不像我們國有化的联合經營的大工業那样拥有种种优点。斯大林同志說道：

“農業生產不是國有化的，不是联合經營的，而是散漫和分成許多小塊的。它并不是按照計劃經營而是絕大部分暫時还受小生產自發勢力支配的。它还没有按集体化路線联合成为規模巨大的經濟，因而它还是一种使富農分子便于進行剝削的場所。这些情况就使散漫的農業不能像我們國有化工業那样拥有种种巨大优势，即联合一致按計劃原則經營的大規模生產所具有的那些巨大优势。”（斯大林：“在联共（布）第 15 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195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32 頁。）

斯大林同志依据列寧关于必須把小農經濟轉变为巨大的集体化的農業經濟这一指示，深刻地总结了發展苏維埃農村所积累的經驗，根据國內因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勝利、合作化运动的發展以及農村階級斗争的情况而產生的新形勢，果断地提出了必須立刻使農業轉到新的社会主义的發展道路——即大規模集体農庄建設的道路上去的問題。只有这条道路才是使農業擺脫落后狀況的唯一正确的出路，才是提高農業產品率和商品產量以及根本改善廣大的貧、中農群众生活狀況的手段。也只有这条道路才能保証苏联循着社会主义完全勝利的道路不断向前發展。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說道：

“出路就在于用公共耕种制做基礎來把零散的小農庄联合为大農庄，用新的更高的技術做基礎來实行集体耕种

制。

出路就在于循序漸進，然而一貫到底地，不是用强迫方法，而是用表彰和說服方法，把小的和極小的農庄联合成為大的農庄，以公共的共耕式的集体的耕种制做基礎，同时采用農業機器和拖拉机，采用增加農業強度的科学方法。

別的出路是沒有的。”（斯大林：同上書，第 33 頁。）

斯大林同志說道，如果不把分散的農戶联繫起來，如果不把它們轉到土地共耕制的軌道上來，那末就無法切实向前推進農業的集約經營和機械化，就無法使我國農業在發展速度方面赶上資本主义國家。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根据斯大林同志的建議，作出了大力开展農業集体化运动的決議。大会提出了把个体的小農經濟联合并改造成为集体大經濟的任务作为党在農村中的基本任务。

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苏維埃農村的發展進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在嚴格遵守列寧所提出的農民参加集体農庄的自願原則的基礎上坚决使農業轉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大生產的軌道上去的时期。这一工作是以列寧、斯大林的党的政策，農業集体化和消滅農村資本主义的政策的全部勝利而結束的。

党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后發動的向資本主义分子的坚决進攻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勝利，激起了敌人瘋狂的憤恨。他們看出了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勝利和在農村中开展集体農庄建設會使他們企圖在我國复活資本主义的希望完全破產，因而就加緊進行破坏、暗害的活动。在这个期間曾破獲了許多暗藏的反革命組織。

在此以前一直掩飾着自己觀點的資本主義右派復辟者（布哈林分子），這時也公開地反對黨的路綫。他們主張保留富農經濟，要求降低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速度，收束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建設的規模，予私人商業以充分自由並放棄國家在貿易方面的調節作用。右派分子企圖歪曲列寧的合作化計劃，企圖閹割它的革命內容，以便破壞這一計劃的實現。無恥的資本主義復辟者反對對富農採取非常措施和向富農征稅。這種立場所意味着的不是別的東西，而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完全斷絕關係，而是支持農業中的資本主義，而是否定無產階級在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中的領導作用。右派分子為了替他們的反黨、反革命立場進行辯護，於是臆造了一套反列寧主義的反動理論，如：階級鬥爭“熄滅”論、蘇維埃經濟部門“平衡”論、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以及小農經濟“穩固”論。所有這些反列寧主義的所謂“理論”，其目的就是想維護富農經濟的障地，想武裝城鄉資本主義分子以達到資本主義復辟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要取得對階級敵人的決定性的勝利，只有揭露敵人的這些理論並通過進一步發展馬列主義理論的辦法來粉碎它們。這一個任務也已被斯大林同志出色地完成了。

斯大林同志在被稱為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典型範例的“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這一歷史性著作中，給徹頭徹尾虛偽的、反列寧主義的布哈林“理論”以殲滅性的打擊。斯大林同志在這個著作中根據對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深刻的、科學的總結，擬定了過渡時期經濟的中心問題，特別是蘇聯農業方面的社會主義建設問題。

斯大林同志在揭露右派投降分子企圖歪曲作為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蘇聯完全有可能獲得勝利這一學說的最重要

部分之一的合作化計劃并企圖把合作社和集体農庄对立起來的陰謀時指出，列寧的合作化計劃包括所有一切農業合作形式，由初級形式（供銷合作形式）起一直到高級形式（生產的集体農庄形式）止。因此，斯大林同志說道：“實行列寧的合作化計劃，就是把農民從銷售合作社和供應合作社提高到生產合作社，提高到所謂集体農庄的合作社。”（“斯大林全集”第11卷，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8頁。）“把集体農庄同合作社对立起來，就是侮辱列寧主義并証明自己愚昧無知。”（同上書，第12卷，第117頁。）

斯大林同志對敵人理論的揭露并加以粉碎，這是在一切戰線上展開社會主義進攻和在蘇聯取得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條件。

在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發表的那篇歷史性演說中，斯大林同志極深刻地肯定了集体農庄也是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問題。在這次會議上，反對我們黨的托洛茨基分子企圖污蔑集体農庄，硬說它是與社會主義經濟毫無關係的一般的私人資本主義企業。斯大林同志指出，這樣地估計集体農庄是完全不對的，是與列寧主義背道而馳的。斯大林同志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形態是取決於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社會關係，是取決於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這一著名原理。他指出，集体農庄是社會主義經濟。在集体農庄中沒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生產資料不是私有，而是公有，而土地則屬於國家。

斯大林同志說：

“當然，在集体農庄里是有矛盾的。當然，在集体農庄里是有個人主義殘余甚至富農思想殘余的，這些殘余還沒有消失，但是過一個時候，隨着集体農庄的鞏固，隨着集体農

庄的机械化,这些残余必定会消失。但是整个說來,把矛盾和缺点都包括在內,集体農庄作为一种經濟因素基本上是農村發展的新道路,是和富農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相反的農村的社会主义發展道路,这难道可以否認嗎?在我國条件下,集体農庄(我說的是集体農庄,而不是冒牌的集体農庄)是在同資本主义分子進行殊死搏斗中發展起來的農村社会主义建設的基地和策源地,这难道可以否認嗎?”(“斯大林全集”第12卷,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3頁。)

托洛茨基分子这些帝國主义資產階級代理人,他們否認集体農庄的社会主义性質,說集体農庄內發生了和集体農庄外的同样的階級斗争,甚至比集体農庄以外更殘酷。斯大林同志揭露了敌人关于集体農庄中階級斗争的这些胡說,斯大林同志說道:

“集体農庄外的,集体農庄成立以前的階級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同占有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并用这些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盤剝貧農的富農進行斗争。这个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

而集体農庄基礎上的階級斗争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这就是說,富農已經被击潰并被剝夺了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其次,这就是說,貧農和中農已經在基本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基礎上联合为集体農庄。最后,这就是說,这是集体農庄庄員之間的斗争,他們中間一部分人还没有擺脫个人主义残余和富農思想残余,企圖利用集体農庄內的某些不平等現象圖利营私,而另一部分人想把这些残余和不平等現象从集体農庄中剷除掉。”(“斯大林全集”第12卷,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5頁。)

斯大林同志說,如果以为集体農庄庄員已变成了社会

主义者，那就錯誤了。其实，还要做很多工作來改造集体農民，消除他們的个人主义心理，使他們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集体農庄机械化進行得越快，即集体農庄对最新的技术装备采用得越快，我們也就会越早达到这个目的。

“集体農庄的偉大意义，正在于它是農業中采用机器和拖拉机的主要基地，是用社会主义精神去改造農民、改造農民心理的主要基地。”（同上書，第146頁。）

偉大的斯大林的这些指示，成了党在建設集体農庄和机器拖拉机站方面所進行的一切活动的依据。

苏联在農村發展方面的偉大轉变和集体農庄制度的勝利 集体化速度的加快，就是党按照斯大林同志和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关于在農村中开展集体農庄建設和坚决進攻富農的指示而采取了各种措施的結果。1929年下半年，貧農和中農群众都坚决地参加了集体農庄。農民由于都結合在得到國家大力支援的集体農庄里，就擺脫了富農的奴役。

集体農庄的数目由1928年7月1日的33,300个增加到1929年秋天的67,400个，而其中集体化了的農戶則由1928年的40万戶增加到200万戶。1929年集体農庄数量的迅速增加特别是集体化農戶的增加，很清楚地說明了这一年是廣大貧農和中農群众向集体農庄根本轉变的一年。这就是党所取得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义的一个巨大勝利。

斯大林同志寫道：

“这里指的是我國農業發展中的根本轉变：从細小的落后的个体經濟進到巨大的先進的集体農業，進到共耕制，進到机器拖拉机站，進到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劳动組合即集体農庄，進到用数百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装备起來的巨大